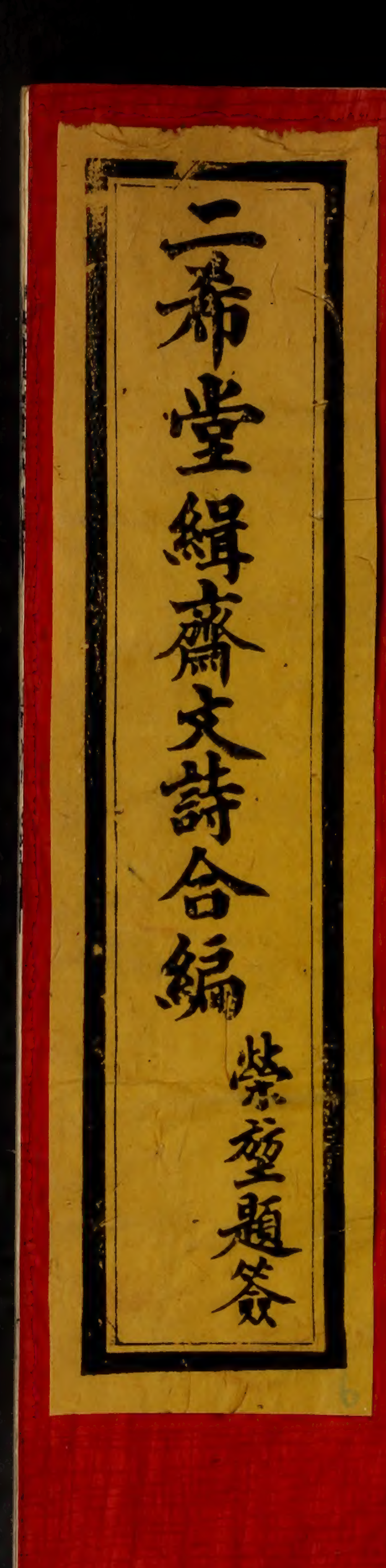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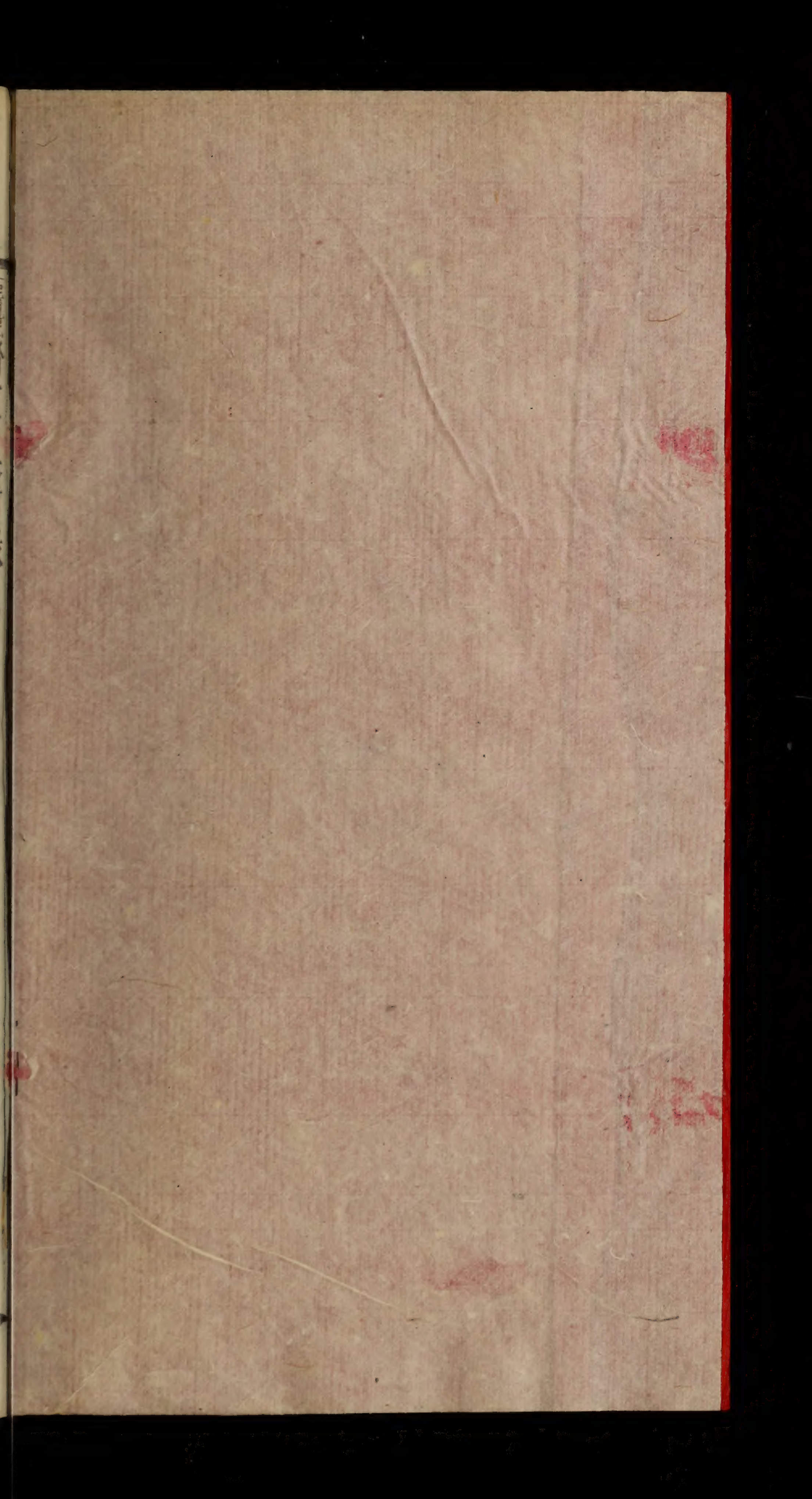

二希堂緝齋文詩合編
紫垣題簽



緝齋文集附錄上

漳浦蔡　新葛山

讀史隨筆

孫明復論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謂堯以權授舜使舜舉之去之然後四岳十二牧四海九州莫不臣服以歸左氏堯不能舉不能去之謬與曾子固將以遺舜之說同持論似爲有見但微參以權術意見恐非大聖人心事不如鄭獬謂四凶之惡在堯倦勤之後至舜始暴故可誅更爲正大

張濂論舜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未嘗失國舜爲冢嗣瞍惑後妻愛少子故與象謀殺舜蓋奪嫡之計舜非畎畝之野人也若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何緣而必欲殺之耶其曰牛羊倉廩臣庶曰都君皆非微賤之稱論極爽快但與孟子異姑存其說可也其曰耕稼陶漁以爲聖賢重民事與禹治水稷播種同意

伊尹五就桀心事柳子厚論之詳矣蘇穎濱復歸本於湯謂尹之就桀湯使之也與文王服事殷同意尤爲

高識

高宗遯荒野已知傅說之賢一旦欲舉而加諸臣民之
上恐未必帖服衆心故假之於夢商俗尚鬼以神道
設教理或然也

微子去之宋劉敞以爲未亂而去去不逾境其論甚正
至明翁金堂辯之尤詳闢左氏逢伯之誣史記世家
之謬尤爲明切武王克商卽封武庚於故墟以奉殷
祀迨三監畔祿父誅然後封微子於宋則抱祭器歸
周及面縛軍門肉袒膝行等說皆不可信

明王直作夷齊十辯據孔孟以駁史遷又據史遷伯夷傳與周紀之互異以駁史遷幾無可置喙隱於首陽山疑爲遜國時事甚有理又謂左氏武王遷鼎洛邑皆不可信俱有見

李克對魏文侯論相數語觀人之法盡矣

吳起善戰之流孟子所謂宜服上刑者其對武侯論在德不在險數語雖孔孟不能易聞其曾游曾子之門豈亦聞其緒論耶

戰國之時欲弱秦自莫善於合從惜蘇秦及六國之君

皆非其人故雖合而不能久

秦之富强始於衛鞅之變法開阡陌廢井田嚴刑峻法使民怯私鬬而勇於公戰及范雎遠交近攻之說行而蠶食之勢成六國之亾兆矣

東周武公諭楚謂周不可圖不獨理正事勢亦灼然可覩然此說能行於戰國恐不可行於秦漢以後故知文武成康之遺澤長也

項羽殺宋義以次將殺上將罪固不容誅但義驕蹇不知兵不殺必敗范增素好奇計初依項梁帳中之斬

未必不與其謀東坡謂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恐未悉當日情事

項羽最失策在思東歸都彭城漢高得策在從婁敬都關中立國定都全在形勝得地

漢高祖不死於滎陽紀信詐降力也其功大矣高帝得天下論功行賞不聞有褒崇之典帝眞少恩哉班氏漢書亦不立傳尤屬缺典周苛亦然同爲不滿人意

四皓之出或以爲眞或以爲僞或以爲眞僞俱不可辨但能定國本足矣或以其出爲智而未盡智義而未

盡義不若嚴子陵之高議論紛如獨蘇紫溪謂留侯
傳始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聲老人圯
上援錄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儔耶其
出非爲漢也爲子房也數言轉移易如反掌此其精
神感動必在聲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其說似幻卻
有理不然以高帝之聰明英武廷臣之所不能爭者
區區四老人欲以延頸一語脅君父吾恐不烹則醢
矣此與始皇大索十日不能得者可參觀
張良范蠡謀國處身絕相似一則滅吳以伯越越伯則

浮海扁舟一去不返一則佐漢以滅項項滅而閉門
辟穀從赤松子遊智謀之士其隱忍以就功名全身
以遠禍害何前後若出一轍耶

宋黄震論漢初儒者惟陸賈動靜合時措之宜功業泯
無形之表史記與酈生同傳視爲說士一流誤矣觀
其兩使尉佗使漢越無爭時時稱說詩書馬上之習
知太后將王諸吕不可爭乃病免家居及諸吕將危
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其功甚大非酈生比也

三代以後直臣當以汲黯爲第一然内多欲而外施仁

義一言直刺武帝心坎殊非告君之體武帝能容之可謂英主及聞莊助之言則深然之至稱之爲社稷臣使黯若在則輔少主行周公之事當屬之黯矣武帝知人善任自不可及其窮兵黷武重斂繁刑神仙土木之紛紛則多欲而不能自克之過也

董江都天人三策猶見三代之治三代之學

賈長沙治安諸策切中時事而言必本於王道自是漢代經濟第一手段論者謂誼爲申韓之學豈其然哉

周亞夫委梁不救持重決勝制吳楚之剽輕而撓其後

卒之吳楚平而梁王亦出然亞夫之讒以起身以危八臣居葢世之功尤易爲讒閒所入況梁王太后之愛子而帝之同母弟乎

漢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稽首稱藩西漢之盛於斯爲極

元帝時郅支囚殺使者時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立奇功斬郅支揚威絶域呼韓邪聞風稽首功亦

鉅矣丞相匡衡排不錄其功反以獲罪劉向谷永耿

育俱訟其寃言皆親切可誦

哀帝時師丹議定陶共王不宜立廟京師持論甚正

武帝以全盛之勢竭天下財力用衛霍諸將大興師十

萬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封狼居胥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匈奴震懾求和親然亦未肯稱臣也元

帝以後漢業漸衰五單于稽首稱臣固前世之餘威

亦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之故也

光武即位之初先訪求卓茂東漢循吏之治始此先物

色嚴光東漢名節之盛始此開代之君精神所屬關
一代之風氣可不愼哉

光武時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報曰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當時添設都護以
慰其請可以坐收懷遠之效帝獨深思遠慮辭而未
許史深贊其美誠非世主所及　建武二十七年臧
宮馬武因匈奴旱蝗飢疫上書命將臨塞數年可滅
其事亦屬可行帝獨務廣德而不務廣地至以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爲言藹然仁者之心
明帝臨辟雍行養老禮尊三老五更親割牲執醬執爵
禮畢引桓榮升堂執經問難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
人尊師重傅之禮後世莫及惜桓榮輩徒知稽古之
榮不能致主於王道不數年間感夢金人而遣使天
竺開中國佛教之始流傳至今是誰之過歟
班超使西域以三十六人擊斬虜使鄯善納質使于窴
又斬巫首于窴亦降膽識奇絕西域與漢絕六十餘

年至是復通厥後久鎮疏勒徵還之日王侯以下抱馬辭不得行又可謂善於撫柔遠人自是五十餘國內屬不勞兵革豈暴虎馮河者所可同日而語乎

崔寔政論一篇欲峻法以求治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末爲通論然歷觀衰世之君西漢自元成以降東漢自孝和以後率皆優柔姑息威福不行權移於外戚宦豎强臣而不能以自振寔當桓靈之世爲通權達變之策亦救時之良法宜仲長統亟稱之也

荀悅申鑒五篇論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

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是謂四患興農桑審好惡

宣文教立武備明賞罰是謂五政皆通達政體粹然

一本於王道荀氏多才或攸皆為操用悅獨能特正

自守建安人才無出其右者

仲長統昌言規切人主明治亂之由審存亡之理最為

警切守成之君宜奉為龜鑑

官渡之戰曹操能聽荀或許攸之計而勝袁紹不能聽

沮授之謀而敗且使許攸反為操用史稱紹短於從

善信哉

荀彧從曹操與帷幄之謀如勸定兗州持官渡皆以高祖光武爲比帝王之器也厥後阻九錫之謀操心不平彧遂自殺范蔚宗以爲殺身成仁杜牧以爲教盜穴牆發櫃而不分其財與盜同罪二論不同李忠定以裴樞之附朱全忠明之而誅其心似爲得之然余謂彧或有悔心知名義難犯聊以死自贖亦可悲也裴樞之於全忠似稍異

諸葛武侯六出祁山以守蜀非欲取魏蓋三國之勢魏以戰爲取蜀吳以戰爲守故魏延欲請兵萬人會於

潼關亮制而不行殆有深意觀出師表云今不伐賊王業亦亾是明以戰爲守也人之守蜀在劒閣孔明之守蜀在祁山與孫權不恃長江而守合肥同意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違衆大舉幸身死而吳以不亾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以至宗社爲墟此不知武侯之深意也此論甚有見余於陶菴集見之因撮其大旨如此

後世迴避之法卽漢三互之法也司馬公論之詳矣

司馬公論東漢教化風俗一篇極醇切論正閏一篇遜

綱目遠甚

范粲當魏晉革命之際終於寢車與夷齊不食周粟同

凡不言三十年年八十四尤爲所難子喬繼之前後

辟舉皆不就以篤行稱易代以後尙能如此可謂善

承父志矣

裴頠崇有論江統徙戎論魯褒錢神論皆切中當時之

病而徙戎尤爲親切西晉能及早圖之又何至五胡

之禍之酷也

干寶西晉論原委洞然字字切中時弊文亦駿爽整

陶士行以精勤纘密力矯清談廢事浮靡之俗屢建大功再造晉室晚而深懼滿盈上表遜位江左名臣何以加茲獨惜其於王敦之反侃在廣州既不能阻之於前又不聞掎之於後蘇峻之難京師失守溫嶠推侃爲盟主乃以不預顧命爲恨遲迴不發既發之後又欲追還食有餘而不肯貸若非太眞忠義奮發激切指陳至以義旗迴指之說感動其心則臣節有虧矣論者謂其可稱名鎭將不可稱賢臣侃亦何說之辭至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而止恐誣之太甚鑑

語以爲庾亮之黨傳致之理或然也

宋文帝元嘉之治稱爲小康觀其與江夏王義恭書戒以任性縱欲勸其虛懷擇善愼惜名器務盡人情言皆切至然周朗直言時務未嘗過激又皆切中時弊竟以書奏忤旨去職甚矣納諫之難也

齊世祖遣裴昭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不許遣成淹與昭明等往復辯論昭明等理屈詞窮乃易服以弔可見北朝有人勝南朝遠甚

梁武帝崇尚佛法至捨身同泰寺時魏顯祖亦崇重沙

門塔廟僧房皆極土木之勝遠近成風無不事佛都
城之中寺踰五百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南北
轍自佛法入中國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崔亮停年之格固未免有失人之歎然自魏晉取人專
以門第閥閱爲尚啟浮華之習開競進之門亮固自
謂權宜也乃後世循之而終不可變亦時爲之也待
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於資格之中兼行選舉
之法庶可以無弊乎

北魏府庫充溢胡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

百餘人各自負絹隨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崇融皆巨富者何貪鄙至此時高陽王雍河間王琛競相鬥富過於石崇王愷而崇融富與之埒所爲若此眞可笑也

王景略是管樂一流人孔明品更粹非其所及桓溫入關被褐迎見捫蝨而談其膽識亦過人遠矣其不爲溫用者策溫之必反不足以有爲也其盡心於符堅者感知遇輔英主亦猶管之於齊桓樂之於燕昭也

爾朱榮破葛榮數十萬衆出奇制勝久練行間者容或

能之至其區處降賊令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散盡此處盜賊第一法也

宇文泰之於蘇綽亦猶苻堅之於王景畧也

苻堅淝水之戰投鞭斷流高歡渭曲之師百人擒二而一敗於謝元一敗於宇文泰恃衆而驕未有不敗者也

東魏杜弼移檄梁朝一篇曲盡事情厥後梁武禍敗一如其言可謂奇絕

隋文帝褒美循吏梁彥光樊叔畧房恭懿等皆加顯擢
膺懋賞其時海內稱富庶焉兩漢以後加意於親民
之官者僅見於此

晉元帝大類宋高宗一則阻士雅之北伐不給軍資鎧
仗使之賫志以歿一則忌武穆之成功甘心撤師棄
地使之含寃以死誅心而論晉元懼懷愍之南轅宋
高慮徽欽之復辟貪戀半壁江山自棄萬里長城同
爲千古恨事顧二者之中宋高爲尤甚焉

郭景純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而軼梓竈乃不思

棲眞委運硜硜然抗直言於濁亂之世卒以自隕其
軀何其無藏身之智也史稱語怪徵神使成則賊豈
其然乎

殷浩累辭徵辟以避聲譽當時諸名流競相推許有管
葛之稱至謂深源出處係江左之興亾文曰深源不
出如蒼生何及其應召而出毫無展布與兵北伐屢
喪師徒爲桓溫所廢遂至咄咄書空迨溫致書示以
復用欣然答書閱閉十數竟達空函嗚呼虛譽之於
人甚矣哉

江左諸臣必以謝安石爲最淝水之捷人謂有天幸焉甚至謂秦築館疏爵以相待是以不懼亦誣之甚矣當時能辦此事者無踰幼度能謀善斷用以爲將精勇善戰無過劉牢之用以爲先鋒使將銳兵於前出奇制勝而後以重兵繼之謀畧既定自當鎮定從容以靜人心而固士氣其識量誠不可及夫以桓溫之凶皎新亭數語便可折服此與王景畧捫蝨而談正相似豈矯情鎮物者所能仿彿耶

唐高祖本無取天下大志起事全是太宗之計然不得

不從者有三煬帝以李氏名應圖讖殺郕公李渾及李洪兒滅其族時有方士勸帝盡誅李姓一也為太原留守晉陽宮監裴寂以晉陽宮人侍之二也十年定楊可汗劉武周據汾陽宮三也

唐起事之初卽倚突厥為重後世遂為子孫憂當時恐劉武周引為邊患正自不得不爾

高祖發晉陽至河西時代王侑遣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屯河東會積雨月餘軍不得進軍中乏糧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高祖欲還守太原世民號

哭諫止遂破霍邑斬老生九月圍河東屈突通嬰城固守裴寂等俱勸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力主鼓行而西遂定關中此二着俱是開國勝算

唐祖舉事之始不能正名聲罪乃爲掩耳盜鈴之計立代王尊煬帝贊如許曲折皆緣五代故套惟後來不誅夷前代親族並錄用其親族子孫皆盛德事

堯君素賢於屈突通遠矣太宗表贈之宜哉

封德彝與宇文士及降唐帝以德彝諂巧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詔

巧之於人甚矣哉不知所謂秘策者何策也

唐祖舉事之初首謀者劉文靜也天下未平遽以觖望殺之裴寂能以言入媚帝則始終不渝聽其誣陷文靜而不察可謂倒置

開元通寶武德時已行非明皇時作

武德四年以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軍位在王公開府置屬遂基異日之禍

隋末羣盜惟竇建德頗有弔伐之風故綱目於建德多恕詞建德之起兵也以郡縣疑其通賊收殺其家屬

乃奔歸高士達士達亾始自稱將軍其破薛世雄也勇畧無前降王琮赦張元素用朱正本禮魏稜誅宇文化及散隋宮人待唐淮南王神通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以降立命斬奴李世勣父蓋被獲世勣降而復叛竟赦其父如此等類俱非羣盜所及

李世勣有至性有勇畧但以李密舊將降唐黎陽之敗以父故復降建德旣又舍父奔唐總有可議　密降唐時世勣據密故地擁衆無所屬魏徵至黎陽勸之降唐乃籍其戶口土馬啟密獻之此卻難得

魏徵隋武功郡丞元寶藏典書記也隋寶藏降李密

用爲記室後隨李密降唐黎陽之役爲建德所虜以

爲起居舍人

建德始與王世充結好奉表於隋及聞世充自立乃絶

之後世充侵黎陽建德襲其殷州二國交惡至唐兵

逼洛陽世充求救誤聽劉彬之言傾國遠救一敗而

亾失策甚矣

建德廹於武牢𥧌能從凌敬之策豈但不亾乃爲諸將

所誤知反不如妻曹氏豈非天哉

太宗破建德降世充一舉而破兩勍敵王業定矣

建德救王世充雖可惡但唐既赦世充並赦建德可也

且彼待淮南王以客禮歸同安公主待唐亦有禮焉

所以救世充者懼唇亡齒寒耳亦割據之常情何可

深罪殺之甚矣所以劉黑闥一呼山東響應半載盡

復建德舊境唐有以致之也

楊元感之起兵也煬帝遠在遼外軍食俱係元感督運

從李密上計長驅入薊不過旬日度遼諸軍資糧皆

盡可不戰而禽此策易如反掌其次鼓行而西直趨

長安據其根本亦可徐圖乃以下計爲上策頓兵東
都四面受敵宜其敗也
元感困於堅城之下內則樊子蓋屢擊其營東則屈突
通宇文述來護兒西有衛文昇當時李子雄李密俱
勸以解東都圍西趣潼關此時尚可以救敗乃又爲
縈王積智所縻留攻宏農坐使追兵四集一敗塗地
豈叛賊爲天所棄耶
李密自元感敗後亾命依翟讓爲畫策說降諸小盜讓
見密爲豪傑所歸多從其計及破隋將張須陀讓乃

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遂勸讓襲興洛倉為足食之計及破劉長恭等威聲大振讓遂推密為主上密號魏公屈巳下之受密封爵讓在羣盜中可謂知人善下者後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兄宏謂讓天子汝當自為讓但大笑不以為意亦坦懷可嘉密乃聽房彥藻鄭頲之說掩殺翟讓負恩忘義以視寶建德之為高士達發喪有慚德矣然自是密諸將佐始有自疑之心厥後為世充所敗不敢如黎陽依世勣大功不成亦未必不由此也

李密之盛也以據黎洛諸倉其敗亦以此當時隋洛口黎陽諸倉多積粟密開倉恣民取食百萬之衆不勞而集然亦惟戀戀於此故柴孝和勸以西襲長安而不能決徐洪客說以直向江都而不能從正太宗所謂顧戀倉穀未遑遠略者也

柴孝和之策卽李密所以告元感者在彼時爲中策此時則爲上策密知之而不能用使唐祖得之東向以定天下豈非天哉

徐洪客獻書於密扼要言之不過數語而英偉直捷當

時謀臣策士無有見及者惜李密之不能用也

李密爲王世充所敗使南阻河北守太原東連黎陽以圖進取亦尚可爲乃擁衆數萬解甲歸唐似識天命之有歸猶不失爲豪傑後又羞與絳灌爲伍區區桃林欲據以叛自速其死不智孰甚焉

李密王世充俱徐文遠門人文遠倨見李密而先拜世充可以見二公之爲人矣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一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牽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密衆遂大潰此法甚奇

王世充逼隋主禪讓加以弑逆與宇文化及無異其才智亦在李密建德之下所以能僭號三年者以據隋舊都故耳

李密降隋時世充知其必變頗爲有見

蘇威蘇綽之子隋室重臣政尚寬簡奏輕徭賦可謂賢矣厥後見李密王世充俱拜舞老而不死遂成馮道但太宗非五代之主不能爲長樂老人耳

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遂陷東京

帝遣哥舒翰守潼關時朔方郭子儀拔靜邊李光弼拔馬邑顏眞卿起平原杲卿起常山張巡起雍邱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雖常山繼陷而眞卿旋克魏郡郭李合兵屢破思明河朔之民所至屯結以應官軍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祿山大懼當時依淸河李萼之策諸軍合兵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表請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內潰相圖或從郭李之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師惟應固守以敝之賊亦必潰以

全盛之勢討擒叛賊非甚難事廼國忠恐翰謀已趍
其進兵項背相望翰不得已痛哭出師一敗塗地關
門不守天子蒙塵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
張珀張均皆降祿山辱及乃父矣張說子
肅宗自馬嵬北行倉皇中得李泌事無大小皆咨以行
亦天遣佐命也
馬嵬之役楊國忠爲亂軍所殺併殺其子戸部侍郎暄
及韓國秦國夫人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
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爲縣令薛景仙軍士

捕殺一門俱遭屠戮富貴烜赫果安在哉

魚朝恩爲觀軍容而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

李光弼降高庭暉李日越可謂遠識

李德裕之於白敏中猶歐陽公之於蔣之奇也

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以固其寵杜絕言路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古小人能事數語盡之

晉汴搆兵自上源驛始也黃巢趣汴全忠告急克用赴全忠之難破走黃巢全忠德之邀入城置酒乃於是

夜伏兵圍驛克用幾於不免歸訴天子僖宗知曲在
汴而和解之克用八上表請討全忠朝廷惟務姑息
遂使兵端一開梁晉相持河上者二十餘年生民塗
炭誰之過哉

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殺克用謂胡人急則乘馬
見乘馬者射之是夕彥洪適乘馬在全忠前全忠射
殺之天道如此可畏也夫　克用妻劉氏多智畧當
時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
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克用至欲攻全忠勸以當

訴朝廷厥後全忠圖晉陽諸將或議保雲州或欲入北虜夫人勸以固守膽識俱非丈夫所及與晉公子姜氏相似　全忠妻張氏亦多智畧觀其釋朱友裕之被讒全朱瑾妻之受辱機訣絕妙　克用八上表請討全忠而不許雲州之役克用逆節未萌全忠請討克用遽聽張濬孔緯之言橫挑兵釁自致潰敗克用附表訟冤詞直而意誠朝廷終莫能定其曲直宜其兵連禍結卒至敗亾也

克用自存孝叛死康君立薛阿檀皆以勇力聞俱不得

其死而兵勢始弱時乾寧元年也

自羅宏信與河東絕而全忠始得逞志兖鄆益河東欲救兖鄆爲魏博所拒故也自劉仁恭四河東使者而全忠始得合幽魏以擊晉晉孤而全忠益橫有收服河北之勢矣

唐自宦豎自昭宗以後已成極重難返之勢崔允極力謀之秖自速亾當時惟韓偓之策頗多可採若能用之亦可潛消禍根崔允欲倚外兵以制之步步失策既失之於密召全忠以啟亂萌又失之於諷李茂貞留

兵宿衛以制敕使厥後敕使衛兵合而爲一汴兵一
來互相格鬭而天下事益不可爲矣
崔允始終深結朱溫溫之簒允爲之也逮簒勢將成先
殺崔允李克用謂允外倚賊臣內脅其君破國亾家
在目中何其先見耶當時忠於全忠者蔣元暉柳璨
二人爲尤甚暉代弑昭宗殺德王裕等璨陷害朝士
曲意逢迎密謀傳擅而皆爲全忠所殺然則小人枉
費爲小人亦何益於已哉
唐六臣奉國傳璽至梁揚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璽綬與人雖係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梁主與宗戚飲博宮中酒酣其兄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梁王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行將滅族梁主不懌而罷以涉爲父而有是子以溫爲弟而有是兄又柳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於此可見又唐昭宗嘗畜一猴能隨班起居號孫供奉朱

溫篡唐令猴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唐之舊臣皆有慚色人物之性亦我之性又於此可見

唐昭宗時藩鎮多行墨制晉王克用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迨朱溫既篡蜀王建遺克用書約各帝一方克用復書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克用始終為唐之心可見

唐莊宗繼位之初上黨之戰先聲奪人柏鄉之戰河朔大震但傳沙陀兵至無不膽落蓨縣之戰史先鋒騎聲言晉王大兵繼至梁主喪魄燒營夜遁慙憤增病

旋隕其身可哀亦可笑也

郭威犯京師隱帝已崩漢大臣未有推戴意乃起居太后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人迎之徐州贇未至聞遼主入寇太后命威將大軍擊之至澶州將士數千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呼萬歲擁之南行宋太祖陳橋兵變與此若合符節出爾反爾豈不信哉宋順帝禪位蕭齊王敬則勒兵殿廷迫帝出居別宮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天道好還與此正同

後漢高祖隱帝父子相繼四年稱一代中國之主其母

弟劉崇湘陰公贇之父也自威弑湘陰公而自立崇

乃稱帝晉陽號北漢依契丹爲援雖數有敗衂然傳

三主二十九年至宋太平興國四年而亡不遠勝於

高祖父子哉

周德威老將知兵破夾城解潞圍戰柏鄉救趙王鎔皆

賴其勝算當時周陽五之勇聞天下胡柳陂之役莊

宗不聽其言致父子戰没哀哉

晉王救趙伐燕連年出師與劉鄩相距於魏滑之間晉

陽常虛厥後鄩發關西兵襲晉陽城幾陷者數有代

北故將安金全居太原往見張承業請庫甲率子弟
及退將之家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適
李嗣昭所遣救兵亦至擊敗之晉王性矜伐以策非
已出不行賞然故將之功何可沒也此時此人置之
不用閑老於家豈不可惜
石氏之有異志也呂琦與李崧密謀謂河東若有異謀
必倚契丹爲援若與契丹和親彼必歡然承命河東
逆謀自阻此先事預防之要策乃阻於薛文遇之迂
厥後契丹傾國赴援破唐將高行周符彥卿大將張

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河東與契丹會圍唐主深以爲憂時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精銳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又阻於執政之不决而唐事不可爲矣

五代時天子兵强馬壯者爲之惟後漢統稍正時契丹已滅晉中國無主諸將佐勸正位號然後出師以復中原猶稱天福十二年殆與朱梁石晉異歟

五代立國無足觀者惟周稍有法紀太祖即位之後卻

貢劇輕徭賦拜先師崇經術用范質李穀等爲相其置皆合機宜世宗繼之善政不絕九年之間號爲小康而享國不永者亦殺運之未終也

唐末五季百餘年間藩鎮宿衞不可除之錮疾太祖從容於盃酒之間後苑之宴不動聲色一朝盡解固緣殺運將終亦其威望才識不同五季之主論者謂宋之弱自此始亦事後之見若賊檜爲金反間召三大將盡收其兵謬附前說豈祖宗之過哉

宋太祖得國與周無異仍是五代氣習惟立國規模處

置數大事便有立基業開太平景象如立廟視學遣使分鎮諸州簡禁卒立更戍使將不得專兵卒不至驕惰杯酒釋兵權文臣知州事制其錢穀操其賞罰諸州決大辟奏付刑部覆視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唐季諸藩鎮極重難返之勢潛移默奪使大權盡歸朝廷規模宏遠矣大半出自趙普居多開國元勳才識自不可及

議禮無不聚訟濮議之始司馬光據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其說自正但稱皇伯準封贈期親之例

亦太無分別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三年爲期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若舉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論亦未可厚非當時集議久而未定所爭皆素所相知其稱爲君子者也乃呂誨等遂劾韓琦專權導諛乞加貶黜歐陽修首開邪議請下大理何其甚也又范鎮罷知陳州時論謂鎮以濮議忤歐陽修修摘其批答魏公之語以譖之鎮之出修爲之也果爾

是諸賢以意見之不合遂成水火又何怪蔣之奇輩之傾險狙詐乎至有明世宗之立尤與濮王異張璁原議未嘗不是而楊廷和等必欲使世宗考孝宗而叔興獻甚至伏闕呼號激成大獄上下交譏胥失之矣

青苗之法與社倉無殊所不同者社倉以穀青苗以錢社倉主之民聽從其願青苗主之官以多散為能往往隨戶品配又令貧富相保分賠之苦抑勒之弊甚朴之繫督責之術從此日滋民不聊生矣

青苗之法不自安石始也先是陝西轉運使李參言部內多戍卒而糧儲不足因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安石大善遂變常平廣運二倉爲青苗本陝西之法乃適遇成熟行之一時者也青苗之法則設官置司歲以爲常而諸路提舉官務以多散爲功於是品配抑勒分賠之弊生甚者無賴子弟謾眛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民以重困又其法以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歛

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乃別爲一賦以弊民也

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韓琦請留弗鬻官自募民耕收其租立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新法行而廣惠亦鬻爲青苗本

文彥博子及甫服除恐不得官抵書邢恕與惇卞其傾陷劉摯王巖叟巖叟等得非欲之於向均之於說乎愧呂范韓等多矣

慶歷黨議始於呂夷簡主廢后之議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十八伏閤請對俱被貶斥既而范仲淹以夷簡當國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忤夷簡因以越職言事貴落職知饒州余靖尹洙歐陽修皆以論救坐貶侍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書仲淹等朋黨揭之朝堂時宋庠鄭戩等與夷簡不合亦悉被指斥慶歷間諸賢並用因論罷夏竦而國子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竦深恨之使女奴習介書撰僞詔傾介以傾

弼仲淹遂再罷又王拱辰嫉杜衍因進奏院祠神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拱辰諷御史劾奏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厥後夏竦言介詐死欲發棺驗以論救獲免衆正貶斥亦無虛日然則仁宗之朝黨議未嘗不熾而卒不能爲害者以仁宗大權自操初無成見亦未有大姦擅國權倖人主者也

開寶六年趙普罷出河陽上表自訴謂外人謂臣輕議皇弟云云數語殊不可解論者皆謂爲異日之地亦

未必然普豈能預料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耶及觀

張天如論斷謂名爲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然後知

後世人眼之毒而普之心不可以欺天下也厥後一

誤再誤之說進借秦王以傾盧多遜誣李符密奏賛

成秦王之獄旣又流李符以滅口患得患失幾於無

所不至可見當時太祖友愛普未敢明以推刃同氣

之說進借與聞顧命之重托拱護皇弟之名以微窺

太祖隱微若太祖有悔前盟之意未有不與顧命大

臣客議者彼得因緣以進其邪說則禍不俟廷美而

在太宗矣豈知太祖不察寶同金滕仁人之心寧過於厚遂使自訴一表果爲異日之地普之事事阻深如此雖開國元勳其人品亦概可見矣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後默啜攻拔曳固爲拔曳固所殺時郝靈荃使突厥拔曳固以突厥授之靈荃自以爲不世之功宋璟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靈荃痛哭而死靈荃因人爲功與西漢甘延壽陳湯斬郅支揚威絶域者不同授爲郎將亦非抑也

契丹已立晉而趙德鈞又厚賂以求立已契丹主指帳前石曰吾已許石郎矣此石爛可改也契丹主至潞州鎖德鈞父子以歸爲述律太后詰責語甚痛快德鈞死子延壽復用封燕王許以滅晉立爲帝故延壽爲契丹盡力以戕中國德光旣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言乃求爲皇太子又不許只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後契丹北歸至臨洛見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以此見契丹未嘗不智而德鈞父子爲其所愚也

匈奴自秦蒙恬收取河南地北徙十餘年楚漢時中國戰爭不息冒頓弒父自立破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地于是始大與中國爲敵國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引兵至晉陽高帝自將擊之困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計始得脫乃遣婁敬結和親冒頓少止孝惠呂后時益驕遺后書爲嫚言廷議欲行師不果復與和親孝文三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丞相嬰將兵擊之明年復許和親以宗室女爲公主遣中行說送之說旣至遂降匈奴爲畫

策教以疏記課計人畜衣食無仰於漢教以候利害
伺隙窺邊書詞張大倨傲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十四萬騎寇邊遂至彭陽候騎至雍文
帝怒欲自將擊胡太后固要乃止久之復大入上郡
雲中漢使三將軍屯燕代又置霸上棘門細柳軍以
備胡胡騎解去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皆以
和親羈縻之未能少創也武帝初年中明和親約束
單于以下皆親漢時至長城下自王恢馬邑之謀不
遂始絕和親攻塞盜邊無虛日而漢亦歲歲遣將軍

分道擊胡矣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至祁連山其夏復出隴西攻祁連渾邪王殺休屠王幷其衆以降置五屬國四年復大發兵遣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分道約至絶幕擊匈奴單于潰圍西北遁去病出代二千餘里乘勝遂北封狼居胥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矣計兩大將軍出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人馬死者十萬餘匹于是漢久不北擊胡後二歲天子巡邊

單于不敢出數使甘言求和親然漢使匈奴輒報漢
留匈奴使匈奴亦羈留漢使必得當乃止又嘗紿漢
使欲入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漢爲築單于邸於長
安卒不至猶時使騎兵侵犯漢邊羈蘇武敗李陵降
貳師終武帝世匈奴雖大困亦未能盡服也昭帝初
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亂懼漢襲之侵盜
益稀而漢邊郡烽火堠望精明寇邊者少利希復犯
塞宣帝時匈奴益衰耗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
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馬牛羊皆數萬又重以

飢饉餓死匈奴太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相攻盜不能理會五單于爭立國大亂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漢遣兵護之定其國呼韓邪入朝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郅支聞之亦遣子入侍然尚未傾心嚮化也西破呼偈堅混丁令三國遣使貢獻求侍子漢令谷吉送還郅支既得侍子遂殺谷吉奔康居又殺康居王旁近諸國皆慴服漢遣使三輩俱被困辱于是都護陳湯甘延壽矯詔發諸國兵合四萬餘人分道直抵康居破其城單于被創死懸首

藁街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死益懼復入朝願壻漢以自親元帝時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之內附益堅成帝西域烏孫亦服終西漢之世遂無胡患云　王莽篡位呼韓邪單于謂天子非宣帝子孫遣左賢王入雲中塞莽怙府庫之富欲立威拜十二部將發精兵三十萬衆賫三百日糧十道並出天下騷動胡未克而新室亡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略其後匈奴數侵盜邊臧宮馬武等請命將出塞帝不許先是呼韓邪兄弟以次

立至輿單于殺弟而立子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人共立兄子比爲單于欵五原塞願捍北虜爲藩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時攻南單于詔遣中郎將屯河西擁護之歲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求和親思以疑南部使離其歡朝議不許其明年再請帝羈縻之而未絕也永平中數冠邊乃許合市和親冀不爲邊患而南部知漢與北虜交果懷嫌怨欲畔于是始置度遼營設度遼將軍防二虜交通其後北單于兄弟爭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兵擊之時侍中竇憲

賊都鄉侯暢懼誅請自將擊匈奴以贖死羣臣諫不
聽率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竟滅胡
已盡以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白立降者于除鞬爲
北單于袁安任隗諫皆不聽後卒反叛後漢末大亂
南單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操無所
得而單于兵剉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而死南
庭遂虛終東漢世單于分南北互相疑忌南單于終
依漢漢亦藉以牽制北虜故胡患稍輕
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東接漢瀘以玉門陽關西限葱

嶺其君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遣往十數歲報命言大宛在匈奴西南去漢可萬里其間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闐皆大國多奇物誠得以義屬之德威徧四海天子欣然發間使四出通道出駹出冉出莋出邛僰終莫能通乃連烏孫遣公主妻之使者益習往安息諸國亦時發使隨漢使入見賞賜優厚饒給示漢富强傾駭之然西域諸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未可以禮詘也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乃拜李

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募惡少往擊之至燉煌士皆饑疲引還天子怒使遮玉門關曰敢入者斬乃赦囚徒益發惡少邊騎往攻之于是得上善數十匹中牝牡三千餘匹以歸西域震懼畢遣子奉宿衛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置使者校尉號都護察外國動靜便宜行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畔漢從鄯善以西國絕不復通馮奉世送大宛以節矯發諸國兵進擊大破之呼屠徵自殺元成間罽賓遣使獻見謝往罪遣使報送示羈縻焉

屯田

三代寓兵於農因井田以奠軍賦其時農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戰事修漢征戍既頻召募日廣始有長從之兵浸增養兵之費地遠運艱乃思通變卽兵以務農得地以興墾則屯田昉已文帝募民耕塞下武帝屯田車師渠黎宣帝時趙充國留田金城於是始有屯田之利神爵元年先零羌叛充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既至度先零必壞遂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留屯得十二便報可以故羌卒降而置金城郡

國以虞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也光武時分遣李憲張純王霸鄭典侯進分地置屯而馬援爲最著時議棄金城援言不可乃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口令各反舊邑勸以耕牧部中樂業嗣是屯北邊中山屯伊吾屯湟中終漢之世皆藉以足軍食制邊患迄於中平民棄農業無終歲之計魏武繼之屯田許下得穀百斛諸葛亮屯耕渭南陸遜表增廣農畝孫權至欲親自受田與百姓均勞苦其重屯田如此魏晉以來徐邈修武威酒泉鹽池廣開水田

募民佃之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以大積軍糧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北魏太祖墾闗河北自五原至塞外爲屯田自此公私豐贍隋開皇時令朔州總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民立堡營田國以富庶唐興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二頃州鎭諸軍每屯五十頃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詔屯官敘功開元中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大歷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乏食乃自耕

百畝糧校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軍有餘糧德宗時李泌議發惡繒易吐番牛六萬餘頭分賜緣道軍鎭募戍卒給麥種耕荒田三年期滿有願留者卽以所闢田爲永業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屯田乃以韓重華爲京西營田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是後殷侑營義昌王起營靈武畢諴營邠寧亦歲收三十萬斛至張全義爲

河南尹尤重屯事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野無曠
土民聞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
繭則笑耳在洛四十餘年遂成富庶宋代屯田尤盛
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
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
西耿望置屯田於襄州南渡以後蜀漢荊襄淮海綿
亘數千里皆爲邊郡沃野腴田所在俱有乃措置屯
田其時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等悉領
營田使而玠收獲歲至十五萬石賜詔獎諭終宋之

世俱有修舉明初設立屯衞就衞所閑曠之田分軍
以立屯堡俾且耕且守有衞則有屯非若唐人專設
農寺以領之也外而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
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推之
南北兩京衞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恬熙既久
法漸廢弛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而屯軍始困
於是有隱占之弊催科之弊擅役之弊而屯政遂壞
大抵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以省餽餉建
阡陌濬溝洫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誠足國安民之

至計也顧漢之屯以兵唐之屯以民宋之屯或民或兵而行之不善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耕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於是歲入不償費遂又報罷誠得其人如趙充國馬援諸葛亮鄧[illegible]重華張全義何承矩等委以事權久於其任俾[illegible]因地制宜隨時立法俾兵無坐食之患民無養[illegible]腹地省轉輸之勞邊鄙有充盈之慶豈非久[illegible]之策哉

絅齋文集附錄下

漳浦蔡　新葛山

文獻通考隨筆

經籍考

易

昔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

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後漢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故有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鄭元元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梁邱施氏亾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寖微漢募郡書多

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等參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亾其本及王弼爲註亦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之

後弼學獨行云

書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

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illegible]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

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亾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

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

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

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旣久諸儒議論旣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

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鳲鳩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禮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漢末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爲鄭氏學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

之至王莽詩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者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樂記各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爲鄭注立國

學其餘並多散亾又無師說

春秋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亾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錮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

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

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

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

虔杜預註俱立國學

論語

西漢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

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

生惟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

夏侯勝丞相韋賢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爲之註是後諸儒多爲之註齊論遂亾古論亦無師說

孟子

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滅孝文時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
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始以語孟同入經類　續孟
林慎思撰　刪孟宋馮休撰　疑孟司馬温公撰　翼
孟陸筠撰　尊孟余允文撰

孝經

隋經籍志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
出之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
孫有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
安國爲之傳劉向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

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或云鄭元其立義與元餘書不同故疑之　古文孝經世不傳孔傳亦不可復見

爾雅

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葢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

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

六書起自黃帝然自蒼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

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井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漢世又有八分書

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始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爲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

意不足道也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爲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爲詳二者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也

史記一百三十卷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

褒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　呂東萊曰太史公之書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

前漢書一卷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旣瘐死書頗散亂

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詔附匪人亦何至是歟

後漢書十卷范蔚宗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等作註觀蔚宗與甥姪書敘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其自負

如此然世多譏蔚宗創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詞佻巧失史之體云

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王通數稱壽書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

而爲賊詞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儀廙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續後漢書四十卷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屢仕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于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是盖公論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積勤二十年成帝

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畧于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也

晉書一百三十卷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凉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　鄭夾漈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

乎晉隋二書是也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瑯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

曾南豐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

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夫豈材固不可强而有

耶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

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

又採謝炅等所記以成此書徵惟著總論而已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

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亾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

載每一篇成輒上之未訖而寮死屬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至魏末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爲穢史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名諱不書例既不一議者少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
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顔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後
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
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歴五
行三志淳風獨作　鄭夾漈曰隋志極有倫理該五代
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了然如在目
㫖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

宋齊遼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李延壽因悉究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併南北史或未嘗得見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勁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

以亞之也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惟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實之歎焉

新五代史記十五卷歐陽永叔以薛居正舊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特惜其

晉出帝論以爲因濮園議而發云　李方叔云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間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司馬光奉詔編集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凡十七年始奏

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途別爲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

資治通鑑御製以冠其首且以爲賢於荀悅云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撰始司馬公通鑑有目錄舉要其後胡安國又脩爲舉要補遺朱子因別爲義例著此書自爲之序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通典二百卷唐宰相杜佑撰先是劉秩採經史自黄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

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敘
載世推該洽三十六年書成德宗時上之鄭夾漈通志
略樵自序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
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也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
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
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曰氏族略六書
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諡略器服略樂略藝文
略校讐略圖譜略金石略災祥略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
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曰禮略職官略選舉略

刑罰略凡前五略雖本無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

職官考

三公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以三孤與六卿爲九焉

漢初惟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東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而無師保蓋多以九卿爲之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

書其灾告變咎則責免公台獻帝時乃罷三公官魏初復置與後漢同然皆無事不與朝政晉武帝時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惟無丞相焉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八公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爲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閣廳事置鴟尾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

三公北齊因之並置府置佐吏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爲三公參議國之大事尋省府僚事歸臺閣唐復置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天寶以前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五代時多以畀藩鎭及贈官宋承唐制三師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宣和末三公濫授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

宰相

自黃帝得六相舜臣堯舉十六相成湯置二相武丁爰

立作相以來至秦始置丞相漢高帝時一丞相高后制左右丞相文帝復置一丞相成帝時建三公官比丞相則三公俱爲宰相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總理衆務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爲幾衡之任獻帝時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晉時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宰相之任大抵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其相國丞相或爲贈官或則不置自爲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眞爲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隋有內史納言

是爲宰相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
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
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貞觀八年僕射李勣以疾辭位
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起於此
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
名起於此至同三品入銜自張文瓘始平章事入銜自
郭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改宋承唐制以同
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參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
政參庶務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

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乾道八年復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　按以三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其說肇於魏晉以來而其制定於唐然省分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旣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

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焉諸名之中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參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爲眞宰相至宋元豐以前皆然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

元祐初左僕射司馬光上言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

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來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决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於國朝莫之能改神宗皇

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欲革而正之一依唐之
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
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
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
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
相度事理定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
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
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
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決絶今欲乞依舊令中書門

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毎有政事差除及臺諫
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
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
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若政事有差失
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
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矣

策問

問大名爲古河水所經自賈魯治河以後河流南徙而
其患遂息今郡界之水惟漳衛最著此外支流派別

尚有可指數者歟魏史起西門豹引漳入鄴田收數倍魏郡一望平原獨不可倣其法以資灌溉歟夫南人以水爲利蓄之惟恐不固故川澤之旁皆成沃壤北地以水爲害除之惟恐不速故衍隰之地棄爲沮洳豈古今異宜風土異勢抑疏濬蓄洩未盡其道歟

問窮經所以致用而欲窮經學必先辨其異同虞書命官曰典三禮巡守則曰修五禮王制又曰司徒修六禮者義果何取歟虞書曰敷五教戴記曰立四教王制曰明七教周禮則有十二教之殊者又何說耶虞

問文以載道漢代董賈何者爲醇後漢三賢各有著述韓愈爲之贊其於道何如耶文中子中說學者擬於論語而或議其僭何歟昌黎原道粹然儒者之言其可議者安在宋蘇曾王並以經術爲文章而劉子澄乃謂宋文字僅有四篇何耶

問文字爲六藝之一自蒼頡造字而形體具矣周以六書教國子漢以六體教學童其目何如字以韻該始於何代四聲八病其果無可議耶反切之學作自何人縱横之法能約舉歟韻之部分亂者誰氏洪武正

韻合冬於東合江於陽能不謬否

問周禮稻人掌稼下地即今南方水田是也彰郡雖非澤國而洹衛漳洛陽美諸水縈環四境魏武引洹水入鄴西門豹史起引漳水入鄴溉田皆收數倍誠倣前人築堰穿渠之法因地制宜創爲圩田豈不可以種秔稻歟

問邶鄘衛詩皆衛事邶鄘入衛始於何時其故都尚有可攷歟衛自戴公廬漕文徙楚邱當時已在大河以南今何屬耶二雅爲王朝之事賓筵抑戒皆衛武公

詩不與淇澳同列於風分見於大小雅者其義可得

而言歟

問漢初兵民猶未分也其變而爲募兵常從者始於何

時自漢以後言兵制者獨稱唐府兵最爲近古無坐

食無列屯無久戍其法可得而詳歟創自何代廢於

何時其沿革之故悉舉以對

問人才之興由於學校必教之有其方舉之有其道程

明道請修學校立師儒劉子伊川看詳三學條制朱

子貢舉私議其於興賢育才之道條理詳明可倣而

行之歟

問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又異其故何歟歲差之法古以爲黃道西移今以爲恒星東移其說孰爲有據日月五星張朱以爲隨天左旋星象家以爲右轉其不同何歟仰則觀象於天亦窮理之事其條晰言之

問朱陸異同始於何時會於何地其往復辯論最詳者何書豈眞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合歟亦或有同者歟晚年宗論學蔀通辨二書孰爲有據大約黨同伐異

在不可一槩而論諸生能言其故歟三分損益至蕤賓之生大呂漢志主下生通典主上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亦取上生當以何者爲據歟

